#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七

岑虞李褚姚令狐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辯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

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荆州其下欲掠敓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屬鶩不如厚撫荆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

兼直中書省太宗既籍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
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
顔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
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
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
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
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
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

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為
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日甲兵凡要料配差
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
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
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
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
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
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

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宫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宫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宫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髙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産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産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旣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

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義從子長倩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券乃薦義為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為員外郎者韋

嗣立薦義且言惟長倩為累久不進后曰義誠材何諉之拘即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黡者皆得援而進矣俄為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義為之詞詛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為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陜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

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修中宗實録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陜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為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岳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内史知夏官事

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聞亦開陳請改皇嗣為武氏且為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户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宫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為武威道行軍大摠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

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
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浚儀人父
處仁仕隋為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玄靖君亮鄭祖
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
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為太常寺太
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
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

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毁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及陳滅與世

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為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為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弒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為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為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

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

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恵天下逺近洽穆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恵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為災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寃獄枉繫宜省錄纍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歴氐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

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

峻恭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為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

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歴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為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地下死而重死

不忠不孝使䰟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為著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為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為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為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

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户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宫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為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絶一曰

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為世秘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閤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令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

靈坐棺之後數歳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邺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徳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歳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稲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稲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竒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侻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宫襲父爵安平公

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奪爵為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

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户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悦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媟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

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為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
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
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
顯為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
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
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

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

請代謚哀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
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
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
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
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
嚚謗若陛下忘其親讐贖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
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
東西臺三品出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自德

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揔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為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為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毁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

矜已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户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歛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黄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悃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

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
令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
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
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
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
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宫城西作文學
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敎以大行臺司勲郎中杜如晦記
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

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潁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顔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竝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閤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摧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

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荆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為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歴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為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為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

釋褐為著作佐郎東都平為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
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為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
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
為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
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
坐是流嶲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
繒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禄大夫以禄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

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吏之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

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眙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

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為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宫思廉以為離宫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為游賞者乎

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
康陪葬昭陵孫璹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
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屛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
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
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
尊表云
璹字令璋少孤撫昆娟友愛力學才辯挾邁永徽中舉

明經第補太子宫門郎以論撰勞進秘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裒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

納言有司以璹族犯法不可為侍臣者璹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為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璹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為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璹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

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巳功德命璹為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歛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璹揔知儀注為封禪副使吏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禄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黄金塗之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明豈待塗金為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

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為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璹為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璹據劍南有密告后者詔璹窮按璹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沒入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寃譟監察御史

表恕已劾奏疇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

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内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宫闈之内禁衛之所或言語内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黷盛德臣望悉出宫内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髙帝削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劒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寳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寳也經侯委劒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

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宫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縁增損近吕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内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令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宫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宫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

騎常侍遷祕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

尚書官皆與璹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

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為巳說班著紹

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

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為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

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

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祕書

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髙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强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録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汩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

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

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為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曾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為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為禮部侍郎弘文館學

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為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歛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

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為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為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俱為修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為人

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為天子尚甘心乏夫邪毋有後疑
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
多屬文賦詩天格贍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
加集録帝謙不許終著作郎
顧胤蘇州吳人父覧仕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
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録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
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
子琮武后時為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

琮不幸今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

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别録以賜皇太子云

時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歴等書行于

晅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晅博學有口辯綰為禮部侍郎修國史薦晅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録屬起居注亡散晅裒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閒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稱良史大歷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晅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史

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
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
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𣪍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
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
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
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
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

厚是咈顧命蠱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
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荅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
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
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烜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侍郎故烜内德晏
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烜為
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
子封求弘文生以託烜烜謝使者曰得公手署烜得以

識炎不疑署送之晅即日奏言宰相廹臣以私從之貿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若救解乃貶衡州别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為修撰性愎且介人與為怨孔述睿同修史晅怨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冐前刺史户口為己最賓參素惡之貶吉州别駕稍遷刺史齊映為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晅輕映後世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

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襪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擿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貶衢州别駕刺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賙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代宗實録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遂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澌汩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唐書卷一百二

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岑文本孫羲乃薦羲為汜水令○沈炳震曰舊書長安中為廣武令考地理志汜水垂拱四年改曰廣武至神龍元年復故名則長安時有廣武無汜水也當從舊書

褚亮傳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臣德潛按陳書褚玠傳祖澐此作湮而宰相世系表又作漢應誤

李守素傳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舊書當時號為行譜

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至一百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歐陽愛

唐書卷一百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八

蘇韋孫張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

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𩔖然改容入隋為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為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為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輙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誚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

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来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絶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為勍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

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

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猒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宫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浴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為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郤賂遺朝廷壯之出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廛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

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與之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奬取竹弃之徙雍州時關内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内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

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
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
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
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載
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
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輿還第
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

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荆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為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没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

車駕至儲偫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户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畀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紿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

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户參軍
是時兄衮為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衮
永州冕信州司户參軍衮年老瞑不能視帝閔之聽還
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衮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
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紓韓臯之兄羣對
帝乃擢紓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
弁為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
與秘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

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

附下罔上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隷别駕郎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竝引令曰鼔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狥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閒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紿云詣栁城與髙麗市易敢言有隋

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
遅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産半賜突
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
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
書御史因劾奏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藴怙寵
妨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
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
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毁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

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髙祖入關上謁長樂宫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徳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盩厔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椎剽乘夜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隂計内鈔為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姦人乘虚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為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妥安士氣餘飽然後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總豳寧以北九州兵

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𦍒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頍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質光宅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

甞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狀自若或曰倨見權
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茍免
邪俄為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没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
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
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户口殫
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

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撥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忘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為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

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臣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帝語裴寂曰隋為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諠

臣矣俛首喋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為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㢥故也至䟽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代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

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豈可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

娱悦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悦曰卿能言朕非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因失免官起為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没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為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内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

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户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為建德黄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録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

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挻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威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

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咸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會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别都之役以産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

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内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廵以採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别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劏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

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為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

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悦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説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裨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為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

去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謹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謹焉終将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飧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頴達趙弘智皆宿德鉅䫉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枝正可閒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悦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青光禄大夫行左庶

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
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黷何足
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髙署賢才為寮佐今乃不得進見
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
檛狙擊危脫死嘗鬪宮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
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
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
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賚

有穢德烏九軌以閗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頼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説哉向使動静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踈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閒烏能致慈父之隙哉盖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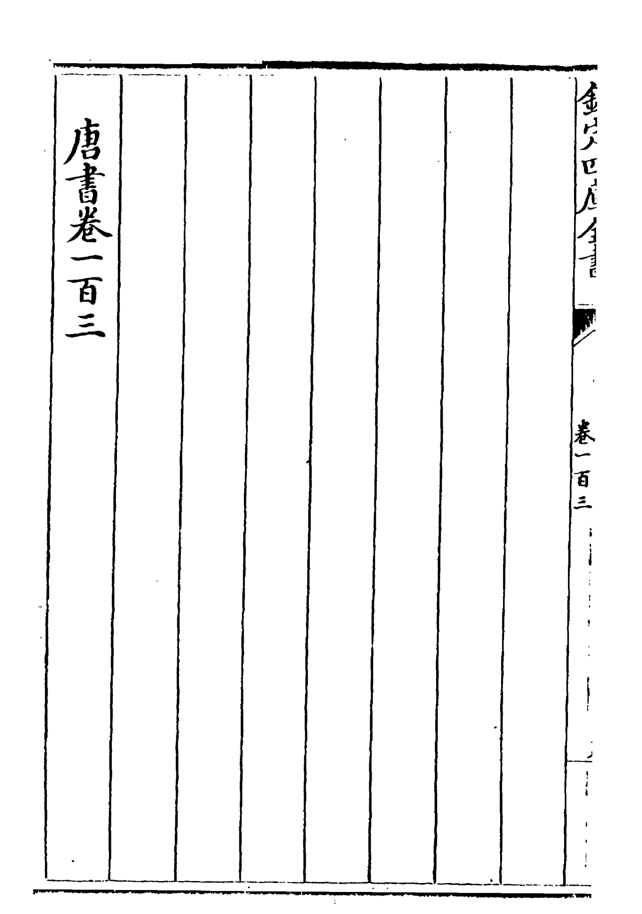
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悦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内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旣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宫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

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為令史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為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竝

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數内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為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寸心而

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亹辭不能傅太子諒矣


唐書卷一百三

唐書卷一百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九

于高張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為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

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
杲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
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
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
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
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
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
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

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
道習以性成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啟其
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
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黄金十斤絹三百匹
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
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
卿彊起為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
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

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内其可無憂乎又宫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顒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内預宴私外干朝

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怪太子益不悅東宫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凊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恕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今望有損盛德况引内閤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

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宫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禄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為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

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

秋隕石于宋五内史過曰是隂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髙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産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

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為滎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
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後追復左光禄大夫太子
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
也為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譔賞賜以巨
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
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宏景以神
農經合雜家別録註銘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
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

為異帝曰本草別録何為而二對曰班固惟記黄帝内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録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黄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録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宏景合而録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

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

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粮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使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亦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旣衰諸侯盛强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覇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

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

後史籍燔欬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宫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畀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

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書嗜學不厭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

為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為儒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為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為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鄘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為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為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為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謂紳意中嚴枉及駮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

皆嗤謏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戸部侍郎出為宣歙觀察使敖修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為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遲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䴡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太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守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為吏久不調駙馬都尉

鄭顥獨罷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
美才不飾細行為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
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
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
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為翰林學士
遷中書舍人閏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户部八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為韋保衡所構
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

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為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
僕射黄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為相琮辭疾賊廹
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汚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蓚人居母喪以孝聞凡元道
仕隋為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
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
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户曹叅軍貞
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

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絜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恥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

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畢品皆未得禄故饑寒之切夷恵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湏其亷正恐廵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户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

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
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
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
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
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
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進爵蓚縣公永徽初加光禄大夫
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凡號州刺史季
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

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官給轜車歸葬於鄉
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
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為謁者臺
散從員外郎後為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
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
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
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

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卨伊吕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

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涯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

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為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人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

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乘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黄金詔勑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泣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歛三遣使賜内衣服尚宫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謚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頎晳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為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

廻秀私侍臧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顔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歷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為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為令乃引知名士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為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摴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

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户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顥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皐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為耐久朋后問

孰為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贓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鞫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贓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内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

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荅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暐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

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臠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寳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匕首揕胷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唐書卷一百四

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于志寧傳曾孫休烈○舊書元孫休烈

張行成子易之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舊書作左散騎常侍

唐書卷一百四考證